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路径研究 ——以东莞市 H 社区为例

廖了¹ 陈慧珊²

(1.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2.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本研究以社会支持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 构建“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双类型社会资本—社区融入”的整合分析框架, 综合运用案例研究法、深度访谈法与实地观察法, 以东莞市 H 社区为案例开展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H 社区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呈现聚合型偏强、桥接型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特征。正式支持侧重培育桥接型社会资本, 非正式支持侧重巩固聚合型社会资本, 二者通过社会资本中介作用分别作用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与心理融入三个维度, 三重互动机制贯穿于社会支持转化为融入的全过程。基于上述发现, 从优化社会支持体系、平衡社会资本结构、构建联动体系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为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经验借鉴。

关键词: 社会支持理论; 流动人口; 社区融入; 社会资本

A Study on the Path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y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pport Theory

— A Case Study of H Community, Dongguan City

Liao Liao¹ Chen Huishan²

(1.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510006;2.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510006)

Abstract: Based on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ormal Support-Informal Support/Dual Types of Social Capital—Community Integration”. Taking H Community in Dongguan City as a case, it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mmunity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case study, in-depth interview and field observ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H Community is characterized by a structural imbalance: strong bonding capital yet insufficient bridging capital. Formal support focuses on cultivating bridging capital, while informal support emphasizes consolidating bonding capital. Both exert influences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capital, with three synergistic mechanisms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from support transformation to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aspects: optimizing the support system, balancing the capital structure and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linkage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Keywords: Social Support Theory,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y Integration, Social Capital

一、引言

ESG 框架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评价体系，其中社会维度聚焦社会公平、包容性发展与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包容性城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实现 3.76 亿流动人口的公平融入与全面发展，这既是 ESG 社会维度的核心议题，也是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亟待破解的关键命题。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持续活力，但也面临着经济立足、社会适应与心理认同的多重融入困境，这已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亟待破解的核心命题，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中的重要议题。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流动人口日常生活的主要场域，也是其实现社会融入的关键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基层治理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1]。然而，当前政策供给与基层现实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一方面，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存在覆盖不均、内容单一、供需错位等问题，基层治理的服务效能未能充分释放；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多局限于同乡、亲友等封闭圈子，难以拓展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联结。这种正式支持供给不足与非正式支持网络封闭的双重困境，直接影响着流动人口的融入质量。东莞市作为常住人口超千万的“双万城市”，外来人口占比高达七成，是全国流动人口治理的典型样本。H 社区地处厚街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占比超过六成，来源地广泛、职业类型多样，其流动人口社会支持体系与融入现状具有突出的区域代表性。学术界围绕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已形成丰富研究成果，初步揭示了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社区融入的传导逻辑，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对三者的整合性、系统性研究不足，尚未形成完整的精细化传导路径阐释；二是研究场景适配性不足，对制造业集聚城市中产业工人聚居社区的针对性研究匮乏；三是对社区场域的核心作用挖掘不深，缺乏对三者动态演化过程的追踪分析。基于此，本研究以东莞市 H 社区为案例，构建整合分析框架，深入探究社会支持转化为社区融入的微观机制与路径，以期 ESG 社会维度下的流动人口公平治理、包容性城镇化建设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与实践方案。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核心概念界定

1. 流动人口社区融入

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是新型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核心议题，已形成多维度和动态性共识。早期单维度界定聚焦经济适应或身份转变^[2]，现有研究多采用多维度框架^[3]，涵盖经济立足、社会参与、文化适应、心理认同、政策认知等维度。动态视角强调融入是生存适应—社会互动—身份认同的阶梯式过程^[4]。本研究将其界定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区实现经济立足、社会参与与心理认同的阶梯式动态过程，涵盖三个核心维度：经济融入是基础层面，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就业稳定、收入保障与消费适应的状态^[5]；社会融入是中介层面，指流动人口与社区其他成员建立社会联系、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状态^[6]；心理融入是最高层面，指流动人口对社区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形成社区人身份认知的状态^[7]。

2. 社会支持

基于结构型视角，将其划分为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两类并列关系^[8]。正式支持指来自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制度化、组织化主体的支持，具有普惠性、规范性与科层化特征；非正式支持指来自家人、亲友、同乡、邻里等初级群体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非制度化支持，具有情感性、互惠性与差序格局特征。

3. 桥接-聚合型社会资本

基于帕特南（Putnam）的社会资本二元分类框架^[9]：聚合型社会资本是基于同质性群体的强联结，核心功能是提供情感支持、风险共担与资源共享，具有封闭性与稳定性特征；桥接型社会资本是基于异质性群体的弱联结，核心功能是资源拓展、信息传递与跨群体信任构建，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特征。林南（Lin N.）进一步指出，聚合型社会资本是个体生存的安全网，桥接型社会资本是个体发展的机会网^[10]。现有研究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内部、外部社会资本，其中聚合型社会资本对应内部社会资本，聚焦同质群体内部资源互通；桥接型社会资本对应外部社会资本，侧重异质主体跨圈层资源链接，两种分类内涵相通，本文融合两类划分开展理论对话。

（二）理论基础

1.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理论是解析个体社会适应与环境互动关系的核心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遵循不同的供给逻辑，产生差异化的效能。主效应模型认为，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能直接促进个体身心

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缓冲器模型则揭示，当个体遭遇外部压力时，社会支持能够通过认知重评、情感疏导与资源补给等路径，削弱压力事件对个体福祉的负面影响^[11]。本研究采用结构型视角的社会支持理论，为厘清政府、社区等治理主体的服务供给责任提供理论支撑。

2.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能够通过促进协调与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12]。本研究主要采用帕特南的二元分类框架，将双类型社会资本作为社会支持与社区融入之间的核心中介变量，分析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融入各维度的差异化作用路径。

3.整合分析框架

本研究构建“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双类型社会资本-社区融入”的整合分析框架（见图 2-1），核心逻辑是：两类社会支持通过培育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差异化作用于社区融入的三个维度；同时，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双类型社会资本之间、两类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三重互动机制，共同推动流动人口实现阶梯式社区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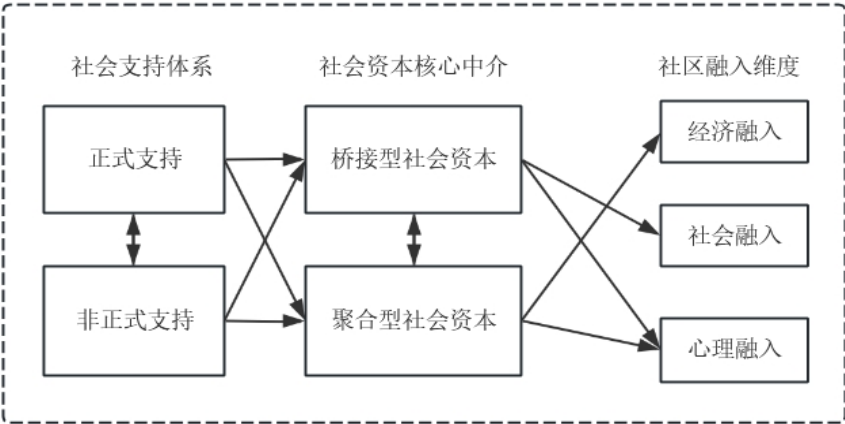


图 1 分析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与案例概况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多渠道收集资料，深挖社会支持向社会资本转化的微观过程。2026 年 1-3 月在东莞市 H 社区采用分层抽样法，完成 28 份有效访谈，其中流动人口 20 名、社区工作人员 3 名、社工机构代表 2 名、本地居民 3 名，单场访谈时长 30-60 分钟，转录形成约 12 万字文本资料。在 H 社区开展为期 2 个月的参与式与非参与式观察，以社区活动参与者和公共场所旁观者身份进入现场，记

录社会支持互动与社会资本培育场景，撰写详细观察笔记，收集 H 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相关的政策文件、工作记录、活动档案等文本资料，作为访谈与观察资料的补充与验证。

（二）案例社区概况

H 社区位于东莞市厚街中部，地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占比大。流动人口主要来自湖南、四川、河南、广西、江西等省份，职业以制造业工人为主，同时涵盖新业态从业者、个体经营者、服务业从业者等多元类型。社区周边工厂密集，为流动人口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就业机会，形成了以制造业工人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结构。

四、H 社区流动人口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现状

（一）案例选择的依据

本研究选取东莞市 H 社区作为案例，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第一，东莞市作为常住人口超千万的双万城市，外来人口占比高达七成，其流动人口结构与治理特征在东莞具有广泛代表性，是全国流动人口治理的典型样本。

第二，H 社区是典型的半城市化社区，既有本地居民聚集的老村区，也有大量流动人口租住的出租屋片区，呈现出本地-外地共居的空间特征。这一空间结构为观察两类群体的互动与区隔提供了理想场域。同时，社区流动人口来源地广泛，职业类型多样，居住时长差异明显，样本多样性充足。

第三，H 社区近年来在流动人口服务方面进行了多项探索。东莞市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4 年出台《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东府办〔2024〕13 号），实行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先入户后就业政策^①，全面放宽常住人口落户限制，推行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打通了流动人口市民化与社区融入的制度通道，为基层社区优化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

H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提供青少年服务、长者服务、家庭服务等专业支持^②；社工机构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与法律咨询；民生大莞家项目为困难群体提供帮扶^③。上述服务已持续运行，积累了大量实践案例与工作记录，便于观察正式支持体系的运作过程。

（二）H 社区基本概况与流动人口特征

①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东府办〔2024〕13 号[EB/OL]. (2024-04-28)[2026-04-17]. http://www.dg.gov.cn/gkmlpt/content/4/4195/post_4195945.html.

②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典型案例——东莞市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共同成长之城 [EB/OL] (2025-01-16)[2026-04-17]. http://dgdg.dg.gov.cn/gkmlpt/content/4/4330/post_4330182.html

③ 东莞市民政局. 关于印发《关于“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深化优化“民生大莞家”品牌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东民规〔2022〕2 号[EB/OL] (2022-12-29)[2026-04-16]. http://mzj.dg.gov.cn/zfxxgkml/zcwj/gfxwj/content/post_3896667.html.

1.社区基本概况

H社区面积6.8平方公里，有一般耕地400多亩未开发利用^①。该社区下辖25个分社，共有各类住宅楼宇120余栋，其中既有本地居民自建房聚集的老村区，也有大量出租屋集中的新片区。社区治理架构方面，H社区设有社区党委、居委会、网格化管理办公室等机构^②。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H社区常住人口约1.2万人，流动人口占比超过六成。

2.流动人口居住形态与定居意愿

从居住形态看，本次访谈的流动人口中，与家人同住者约占一半，与老乡合租者约占四成，单独居住者较少。居住形态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密切相关：与家人同住者通常居住时间较长，定居意愿较强；与老乡合租者多为短期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弱。定居意愿呈现明显的分化特征。居住时间长、有稳定工作、子女在本地就学的流动人口，大多表示愿意长期留在东莞。这部分群体已在H社区购房或长期租房，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活基础。相反，居住时间短、工作不稳定、无家庭随迁的流动人口，则普遍持观望态度，认为干几年就回老家或去别的地方打工。居住时间中等、有家庭随迁但未购房的群体则处于观望状态，购房与否对其定居意愿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流动人口的融入需求具有阶段性特征^③，需要差异化的社会支持策略。

（三）H社区社会支持体系现状

1.正式支持供给现状

本研究基于28份访谈资料、2个月的实地观察笔记，将该社区流动人口的正式支持划分为公共服务、社区活动、专业支持三大类，主要由社区居委会、网格员、社工机构、政府等主体提供。

（1）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是社区正式支持的基础内容，主要包括居住证办理^④、医保社保咨询、积分入学指导^⑤、免费体检、政策宣传等。社区通过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依托网格员入户走访开展政策宣传，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公共服务的覆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社区工作人员反映，刚来的流动人口对社区不了解、信任度低，参与度不高；住得久了的流动人口则更愿意主动寻求帮助。这一观察在流动

① 东莞市人民政府. 行政村域_中国东莞厚街镇栏目 [EB/OL] (2025-07-01) [2026-04-16]. http://www.dg.gov.cn/houjie/zjhj/zjhj/xzcy/content/post_4401606.html

② 广东政法网. 东莞厚街镇：“厚”积成势，三个“一”巧解矛盾 [EB/OL] (2023-11-24) [2026-04-16]. https://www.gdzf.org.cn/xbsy/gddt/content/post_146306.html

③ 东莞日报. 东莞全面完成 202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入户登记 [EB/OL] (2025-11-19) [2026-04-16]. <https://news.qq.com/rain/a/20251119A04RIV00>

④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典型案例——东莞市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共同成长之城 [EB/OL] (2025-01-16) [2026-04-17]. http://dgdp.dg.gov.cn/gkmlpt/content/4/4330/post_4330182.html

⑤ 东莞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东莞市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EB/OL] (2025-04-30) [2026-04-17]. https://edu.dg.gov.cn/flfw/fwxsjc/jcgy/ywjyys/rxzc/content/mpost_4378064.html

人口访谈中得到印证，部分受访者表示平时上班忙、没时间与社区打交道，但也有流动人口对社区服务给予积极评价，特别是积分入学等刚需服务，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受流动人口对社区信任程度的影响，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积累。

（2）社区活动供给

社区活动是正式支持的延伸内容，主要包括节日活动、文体活动、兴趣活动等。社区通过组织各类活动，为流动人口创造走出家门、参与社区生活的机会。

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政策咨询类活动参与度较高^①，特别是在积分入学等政策集中办理期；活动类参与度则差异较大，大型活动虽参加人数多，但难以建立深入关系，持续性的小活动反而更容易让参与者熟悉起来。流动人口的参与情况也印证了这一观察，部分流动人口因工作原因无法参与，也有流动人口积极参与并从中获益，在活动中认识了本地邻居。社区活动参与度的差异，反映出如何将热闹转化为关系、如何让边缘群体真正参与进来，是社区活动设计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3）专业支持供给

专业支持主要由社工机构提供，包括青少年服务、家庭服务、长者服务^②、困难群体帮扶等。社工机构自 2016 年起承接 H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为流动人口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专业支持的优势在于其专业性和灵活性。社工机构能够运用专业方法识别流动人口需求、设计服务方案、评估服务效果，弥补行政服务在深度和温度上的不足。然而，专业支持也存在资源有限的问题。社工坦言，对于需要长期专业辅导的流动人口，受限于人手难以深度跟进；就业、住房、入学等问题则需要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这一局限表明，专业支持需要与行政支持、政策支持形成合力。

2. 非正式支持供给现状

非正式支持是流动人口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响应最便捷的支持形式，本研究基于流动人口访谈资料和实地观察笔记，将该社区流动人口的非正式支持划分为家庭支持、亲友互助、同乡网络、邻里互动四类。

（1）家庭支持

家庭支持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提供支持的成员是配偶、父母、子女，是最基础的非正式支持形式。从实地观察与访谈资料来看，在 H 社区，夫妻共同打工的家庭模式最为常见，双方收入合并用于房租、生活开支和子女抚养；随迁老人帮助带孩子的家庭也占有相当比例，老人通过照料孙辈缓解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压力。这种代际社会支持既减轻了年轻父母的育儿负担，也为老人提供了在子女身边养老的机会。

（2）亲友互助

① 中国长安网. 广东东莞厚街：规范化建设综治中心，为平安保驾护航 [EB/OL]（2025-09-24）[2026-04-16]. 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100055/2025-09/24/content_12803148.shtml

② 广东政法网. 东莞厚街镇：“厚”积成势，三个“一”巧解矛盾 [EB/OL]（2023-11-24）[2026-04-16]. https://www.gdzf.org.cn/xbsy/gddt/content/post_146306.html

亲友互助是流动人口应对突发困难的重要社会支持形式。访谈资料显示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受访者，在遇到资金周转、生病就医、临时照看孩子等突发困难时，首先会向亲友求助，而非社区或其他机构。亲友互助依托于既有的亲缘、友缘关系，具有即时性强、信任度高、无附加条件的特征，是正式支持难以替代的补充；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显著，覆盖范围完全取决于流动人口自身的社交网络，社交圈越狭窄的流动人口，可获得的亲友互助资源越有限。

（3）同乡网络

同乡网络是流动人口获取信息、建立信任的重要渠道。在H社区，同乡网络以地域为纽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信息共享和资源互助机制。新来者通过同乡介绍进入工厂、找到住房、了解社区情况；老居民通过同乡网络维系社交关系、获得情感支持。社区工作人员观察到，大部分流动人口刚来时都会先找老乡，这是最快捷的立足方式。然而，同乡网络的封闭性也带来问题。社区工作人员指出，不少流动人口在社区住了多年，仍只跟老乡来往，与本地居民基本没有交集。社区网格员指出：

“几乎所有新来的流动人口，都是先找老乡落脚，老乡帮找工作、找房子，这是他们最快的立足方式”（20260305S1，访谈记录）。

这种封闭性限制了流动人口拓展更广泛社交网络的机会，成为其融入社区的结构性障碍。部分流动人口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尝试拓展社交圈，从封闭走向开放。

（4）邻里互动

邻里互动是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建立联系的初级形式。在H社区，邻里互动主要表现为楼道碰面打招呼、楼下聊天、帮忙收快递、偶尔分享食物等浅层交往。部分居住时间较长、性格开朗的流动人口与本地邻居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形成了日常互帮互助的邻里网络。并非所有流动人口都能建立邻里互动。工作繁忙、早出晚归的流动人口与邻居接触机会较少；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流动人口则更难以主动建立联系。本地居民也从自身角度解释了邻里互动较少的原因，认为现代都市生活中，邻里关系本就较为淡薄，并非针对流动人口。这一观察提示，促进邻里互动需要创造更多接触机会，也需要改变双方的交往意愿。

（四）H社区双类型社会资本现状

1. 聚合型社会资本现状

聚合型社会资本指同质性群体内部的强关系联结，在H社区流动人口中主要表现为同乡网络、亲友圈、合租群体等形式。从访谈资料看，H社区流动人口的聚合型社会资本普遍较强。建立在与家人、亲属、朋友、邻居等密切互动为载体上的聚合型社会资本，占据了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绝大部分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数受访者表示，平时来往最多的人主要是老乡和亲友。聚合型社会资本的强度与居住时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居住时间越长，社会资本积累越充分，网络规模越大、互动频率越高。聚合型社会资本在流动人口生活中发挥着多重功能：生存保障功能体现在老乡介绍工作、借钱应急、帮忙照看孩子等方面；

情感慰藉功能体现在同乡之间一起吃饭、逛街、聊天，形成类似家人的关系；文化缓冲功能体现在与同乡一起做饭、过节，缓解异地生活的不适应。聚合型社会资本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宝贵的安全网，使其在陌生城市中能够站稳脚跟。然而，聚合型社会资本在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封闭性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指出，聚合型社会资本能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但却无法给他们带来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认同感，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合。过度依赖同乡网络可能导致流动人口与本地社会隔离，限制更广泛的社交网络拓展。部分流动人口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尝试拓展社交圈，但这种转变需要时间和外部催化。

2. 桥接型社会资本现状

桥接型社会资本指异质性群体之间的弱关系联结，在 H 社区流动人口中主要表现为与本地居民的邻里互动、与社区组织的联系、与工作单位的本地同事关系等形式。与聚合型社会资本相比，H 社区流动人口的桥接型社会资本普遍较弱。多数受访者表示，与本地居民的来往较少，仅限于见面打招呼的浅层交往。但也有部分流动人口建立了较强的桥接型社会资本，这些个体通常具备以下特征：居住时间长、有稳定工作、性格开朗、有孩子。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培育主要有三种机制：一是通过社区活动建立联系，社区组织的各类活动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创造了接触机会；二是通过邻里互动逐步积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互动是桥接型社会资本积累的基础；三是通过工作关系自然形成，与本地同事的日常相处为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形提供给了机会。尽管部分流动人口建立了桥接型社会资本，但总体而言仍显不足。从流动人口角度看，影响桥接型社会资本形成的因素包括：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少，缺乏参与社区活动的时间和精力；对社区缺乏信任，不愿主动接触；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影响跨群体交往；社交顾虑，不愿主动与陌生人打交道。

3. 社会资本结构失衡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H 社区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呈现出聚合型过强、桥接型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特征。从社会资本强度看，聚合型社会资本普遍较强，多数流动人口拥有稳定的同乡网络和亲友圈；桥接型社会资本普遍较弱，与本地居民的联系多为浅层交往。从社会资本功能看，聚合型社会资本主要发挥生存保障和情感慰藉功能，为流动人口提供安全网；桥接型社会资本主要发挥信息拓展和社会整合功能，为流动人口提供机会网。在 H 社区，前者功能发挥充分，后者功能发挥不足。从社会资本动态看，聚合型社会资本相对稳定，不易随居住时长发生变化；桥接型社会资本则与居住时长、社区参与密切相关，需要外部平台和机会催化。社会资本结构失衡的后果是多方面的。社区网格员指出，老乡圈子虽然能给流动人口安全感，但也可能限制他们接触更广阔的世界；流动人口的信任基础在老乡那里，社区工作人员的努力有时难以替代同乡网络的作用。这种社会资本结构失衡，既是流动人口融入困境的表现，也是其深层原因。

从社区治理方面来看，H 社区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失衡，本质上反映了社区正式支持的治理效能不足、公共服务供给与流动人口需求匹配度不高的问题，也体现了基层治理中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未能形成有效治理合力的现实困境。这一现状也印证了，优化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是破解流动人口社会资本失衡、推动社区融入的核心路径。

五、社区融入的路径分析

（一）正式支持、双类型社会资本与融入的路径分析

正式支持作为制度化、组织化的社会支持形式，在H社区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社区活动组织与专业支持服务三大类，是流动人口社区融入进程中重要的外部支撑力量。从作用路径来看，正式支持并非直接作用于社区融入，而是通过差异化的逻辑，分别作用于聚合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与优化，进而对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产生差异化影响。

1. 正式支持—聚合型社会资本—经济融入与心理融入

H社区的正式支持体系中，面向流动人口基础生存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权益保障与困难帮扶，是巩固聚合型社会资本的核心渠道。这类正式支持以居住证办理、医保社保咨询、积分入学指导^①、困难群体救助等为核心内容，直接回应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最核心的生存与发展诉求，解决其能否在社区稳定立足的基础性问题，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制度化的生存保障。

当社区通过基础公共服务与专业帮扶帮助流动人口解决子女入学、证件办理、权益维护等实际困难时，流动人口对社区的信任感与认可度会显著提升，而这种信任感会通过同乡、亲友等同质群体的日常互动实现快速扩散，进一步强化同质群体内部的信任联结与互惠规范，最终实现聚合型社会资本的巩固与强化。有受访者提到：

“去年孩子上学需要办积分入学，我去居委会问过，他们教我怎么弄，帮了不少忙。”（20260316F3，访谈记录）

另一位也受访者表示：

“社区工作人员挺好的，很热心。孩子上学的事情，我去居委会问过，他们教我怎么弄。”（20260316F10，访谈记录）

聚合型社会资本的持续巩固，进一步为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与心理融入提供了核心支撑。在经济融入维度，当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办理、子女教育、社保衔接等基础生存需求通过社区正式支持得到稳定保障后，其就业稳定性和收入预期会显著提升，能够更安心地在本地实现职业发展与经济立足，完成社区融入的基础环节。在心理融入维度，对社区信任感的建立，与对同乡网络的依赖形成互补，二者共同构成了流动人口在异地生活的心理安全网，有效缓解了流动人口的异地生活焦虑感，增强了其在社区生活的安全感与稳定感。

然而，正式支持的覆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社区工作人员反映：

“那些刚来的流动人口，对社区不了解，也不太相信社区能帮上忙。有时候我们上门走访，他们还

^① 东莞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东莞市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EB/OL] (2025-04-30) [2026-04-17]. https://edu.dg.gov.cn/flfw/fwxsjc/jcjj/ywjy/rxzc/content/mpost_4378064.html

会以为我们是来查暂住证的，戒备心挺重的。”（20260305S1，访谈记录）

这表明，正式支持要发挥其巩固聚合型社会资本的作用，需要以流动人口对社区的基本信任为前提，而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依赖于社区与流动人口之间长期的、持续的良性互动，对于居住时间短、与社区接触少的新来流动人口，正式支持的覆盖效果与培育作用仍存在明显的提升空间。这一路径的核心价值，是为流动人口筑牢递进式融入的底层经济与心理安全网，是后续社会融入拓展、心理融入升华的必要前提。

2. 正式支持—桥接型社会资本—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是衔接经济融入基础与心理融入核心的关键中介环节，是流动人口从生存立足走向身份认同的必经桥梁，而桥接型社会资本正是打通这一递进环节的核心载体。H 社区正式支持体系中，社区活动组织、公共参与平台搭建、跨群体文化交流活动内容，是培育流动人口桥接型社会资本的核心载体。这类正式支持的核心功能，是打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不同来源地流动人口之间的群体边界，为其创造跨群体互动的制度化机会，解决流动人口能否与社区多元主体建立稳定联结的核心问题，为流动人口搭建起拓展异质性社会网络的平台。

当社区通过组织各类社区活动、搭建公共参与平台，为流动人口创造与本地居民、社区组织、其他群体常态化互动的机会时，流动人口与异质性群体之间的弱关系得以逐步建立，跨群体的信任与联结不断深化，桥接型社会资本随之实现持续积累^①。从实地观察数据来看，2026 年 1-2 月，H 社区共开展了 8 场社区活动，其中亲子读书会、手工兴趣班、邻里志愿服务队等持续性小体量活动，流动人口的重参与率达 68%，参与者平均认识 3-5 名新的社区居民，跨群体互动的深度与持续性显著高于大型节庆活动；而社区邻里节、百家宴等单次大型活动，流动人口参与人次虽超 200 人，但参与者平均互动人数不足 1 人，难以形成稳定的跨群体联结。有受访者描述了这一过程：

“参加过社区的端午节包粽子活动，大家一起包粽子、聊天，挺热闹的。我认识了好几个邻居，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20260316F2，访谈记录）

桥接型社会资本的持续积累，进一步推动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社会融入的核心前提是跨群体、跨文化的良性交往，而这种交往所形成的异质性社会联结，正是桥接型社会资本的核心内涵。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流动人口拓展了社交网络，与本地居民建立了联系，逐步融入社区公共生活。社工观察到的一个案例颇具代表性：

“‘美食聚民心’活动的时候，有个从湖南来的大姐，在活动中认识了一个本地阿姨，两个人一起做美食、一起探访困难群众，后来成了好朋友，经常互相串门。”（2026031001，访谈记录）

这一案例生动展示了从社区活动中的弱关系到日常生活中的强关系的转化过程。然而，正式支持的效果受多种因素制约。社区工作人员指出：

“邻里节、百家宴这种大型活动，参加的人多，但大多是走马观花，很难真正建立关系。反而是那

① 中国长安网. 广东东莞厚街：规范化建设综治中心，为平安保驾护航 [EB/OL] (2025-09-24) [2026-04-17]. http://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100055/2025-09/24/content_12803148.shtml

些持续性的小活动，比如每周一次的亲子读书会、手工课，更容易让人熟悉起来。”（20260305S2，访谈记录）

这一观察表明，正式支持要实现对桥接型社会资本的有效培育，不能仅追求活动的规模与短期热度，更需要注意活动的持续性、互动性与深度，为流动人口与异质性群体创造反复接触、深度互动的机会，才能真正实现跨群体信任的建立与桥接型社会资本的稳定积累。这一中间环节的打通，既承接了经济融入的稳定基础，也为最终心理融入的实现筑牢了社会联结前提。

（二）非正式支持、双类型社会资本与融入的路径分析

非正式支持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形成的非制度化社会支持，在H社区主要表现为家庭支持、亲友互助、同乡网络、邻里互动四大类，是流动人口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最常依赖、响应最便捷的支持形式。与正式支持的制度化运作逻辑不同，非正式支持依托于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对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培育呈现出差异化的作用路径：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强关系非正式支持，主要作用于聚合型社会资本的强化，进而保障流动人口的生活稳定与基础融入；以邻里互动为核心的跨群体弱关系非正式支持，主要作用于桥接型社会资本的拓展，进而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互动与深度融入。

1. 非正式支持—聚合型社会资本—经济融入与心理融入

以家庭支持、亲友互助、同乡网络为核心的强关系非正式支持，是流动人口聚合型社会资本形成与强化的核心来源。这类非正式支持以血缘、地缘为联结纽带，集中表现为就业信息传递、资金周转互助、临时生活照料、情感慰藉交流等形式，核心功能是帮助流动人口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快速站稳脚跟，应对异地生活中的各类生存风险与不确定性。对于初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言，这类强关系非正式支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也是其聚合型社会资本建立的起点。流动人口通过同乡、亲友的帮助完成就业、租房等基础生活安排的过程，本质上也是同质性群体内部信任与互惠规范不断强化的过程，而这正是聚合型社会资本的核心内涵。访谈资料显示，非正式支持在流动人口初入城市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受访者描述了同乡网络的重要性：

“刚来的时候是我老乡介绍的。他帮我找的房子，还介绍我进现在的工厂。”（20260316F1，访谈记录）

另一位受访者也有类似经历：

“刚来的时候是老乡介绍的。我有个老乡在这边跑外卖，他介绍我进美团，还帮我找的房子。”（20260316F5，访谈记录）

社工观察到：

“大部分流动人口刚来的时候，肯定是先找老乡，这个很自然。老乡能帮他们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比如介绍工作、合租房子，这是最快捷的方式。”（2026031001，访谈记录）

聚合型社会资本的持续强化，进一步为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与心理融入提供了坚实保障。在生活稳定与经济融入维度，通过同乡网络、亲友互助获得的就业机会、住房信息与应急资金支持，能够帮助流

动人口快速适应城市生活节奏，降低异地生活的成本与风险，实现稳定的就业与收入，完成在流入地的经济立足。在心理融入维度，同质性群体内部的情感交流与日常陪伴，能够有效缓解流动人口的异地生活孤独感与焦虑感，为其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撑与心理安全感，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重要的心理安全网。然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过度依赖也带来问题。社区工作人员指出：

“很多人在我们社区住了好几年，还是只跟老乡来往，跟本地人基本没什么交集。”（20260305S3，访谈记录）

这种封闭性限制了流动人口拓展更广泛社交网络的机会，成为其深度融入的结构性障碍。这一路径与正式支持的基础保障作用形成互补，共同夯实流动人口递进式融入的基础，但过度依赖也会导致融入进程停留在基础阶段，难以向更高阶的社会融入、心理融入推进。

2. 非正式支持—桥接型社会资本—社会融入与心理融入

以邻里互动、跨群体日常互助为核心的弱关系非正式支持，是流动人口桥接型社会资本培育与拓展的重要民间载体。这类非正式支持突破了血缘、地缘的同质性群体边界，发生在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不同来源地流动人口等异质性群体之间，集中表现为日常邻里寒暄、互帮互助代收快递、生活物资分享、共同参与社区活动等形式，核心功能是为流动人口在陌生的社区环境中建立跨群体连接点，帮助其逐步打破群体边界，融入社区整体生活。访谈资料显示，这类跨群体非正式支持的建立，往往并非源于刻意的社交安排，而是始于社区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互动，而这些碎片化的日常互动，正是桥接型社会资本逐步积累的基础。访谈资料显示，跨群体社会支持的建立往往始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互动。有受访者描述了与本地邻居的关系：

“楼上有个本地阿姨，人挺好的，有时候她做多了好吃的会给我们送点，我们也给她带点老家特产。”（20260316F3，访谈记录）

本地居民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互动的存在：

“对面那户湖南来的，住了三年了，有时候回老家带特产会分我们一点，我们也拿点自己种的菜给他们。”（20260315N2，访谈记录）

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形成是其社会融入的最为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要实现这一重要指标的关键不仅在于流动人口物质层面需要的满足，更在于其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需要的满足，这都有赖于桥接型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当流动人口与异质群体建立日常互动关系时，桥接型社会资本得以拓展。桥接型社会资本的拓展进一步推动流动人口的心理认同与社会互动。心理认同方面，当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建立了日常联系，感受到被接纳和被尊重时，其对社区的归属感逐渐增强。有受访者表示：

“在这边开了两年店，跟周围的人都熟了，社区搞活动也会参加，感觉挺融入的。”（20260316F2，访谈记录）

社工观察到，跨群体非正式支持的形成需要适当的平台和机会：

“我们搞活动的时候，有个湖南来的大姐，在活动中认识了一个本地阿姨，两个人聊得来，后来成了好朋友，经常互相串门。”（2026031002，访谈记录）

这一案例表明，社区搭建的互动平台能够有效催化跨群体非正式支持的形成，进而推动流动人口桥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然而，并非所有流动人口都能建立跨群体非正式支持。有受访者表示：

“跟邻居来往不多。我们这栋楼住的都是租房的，大家平时各忙各的，也没什么来往。”（20260316F4，访谈记录）

这类跨群体邻里互动的缺失，会直接阻断递进式融入的中介链条，导致流动人口停留在经济融入的基础阶段，难以向更高阶的心理认同推进。

（三）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的互动关系分析

前文已系统验证了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对双类型社会资本的单向培育路径，以及两类社会资本对社区融入各维度的差异化作用。而本研究的核心发现在于，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聚合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会资本并非孤立运作，而是以流动人口社区融入为核心目标，形成了双向赋能的动态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贯穿于资源供给、资本转化、治理落地的全流程，是社会支持向社区融入有效转化的核心动力。

1. 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的互动

H社区的实践表明，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双类型社会资本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培育关系，而是形成了功能互补和双向适配的匹配，这也是社会支持体系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基础逻辑。

从双向匹配的核心路径来看，正式支持与桥接型社会资本形成双向赋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正式支持通过制度化的活动平台与公共参与渠道，为流动人口创造与本地居民、社区治理主体的跨群体互动机会，是桥接型社会资本培育的核心载体；另一方面，逐步积累的桥接型社会资本，会反向提升流动人口对社区正式支持的参与度与认可度，跨群体联结越紧密的流动人口，对社区政策、服务活动的知晓率和参与意愿显著更高，进而拓宽了正式支持的触达边界，形成正式支持供给-桥接型社会资本培育-正式支持效能升级的正向循环。非正式支持与聚合型社会资本形成双向巩固的互动关系。

以家庭、同乡网络为核心的非正式支持，通过日常互助与情感联结，持续强化同质群体内部的信任与互惠规范，是聚合型社会资本形成与巩固的核心来源；另一方面，持续巩固的聚合型社会资本，会进一步拓宽非正式支持的供给渠道、提升互助效率，让同质群体内的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循环。正如受访者提及：

“有几个老乡，都是做服务员的。平时经常一起吃饭、逛街。互相帮忙也是有的，我们几个老乡关系很好，像姐妹一样。”（20260317F12，访谈记录）

这种基于同乡网络的深度互动，正是非正式支持与聚合型社会资本双向巩固的直接体现。这种双向匹配机制，精准回应了流动人口先稳后融的需求时序。正如社区工作人员所言：

“刚来的流动人口需要找工作、找房子，住了几年的则需要社交、需要归属感”（20260305S3，访谈记录）

分层分类的社会支持供给，本质上正是通过适配流动人口不同融入阶段的社会资本存量特征，实现

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的同频互动，最大化二者对社区融入的赋能作用。

2. 双类型社会资本的互动

聚合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会资本并非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形成了相互支撑、双向转化的互补格局。这种内生性的转化互动，是破解 H 社区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结构性失衡、推动其深度融入的核心内生动力，而社会支持体系则是二者实现良性转化的核心载体与纽带。

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来自于城市社会的信任和接纳，对流动人口来说，桥接型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社会融入的必须，成为实现社会融合的必要路径。而前述的桥接型社会资本一旦被激活，通过流动人口的能动性实践能够逐渐转化为聚合型社会资本，发挥着诸如情感联系、经济互助、机会共享等方面的功能。

从双向互动的内在逻辑来看，聚合型社会资本为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培育筑牢了心理基础。只有当流动人口通过同乡网络的聚合型社会资本，获得稳定的非正式支持、形成充足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后，才会产生向外拓展异质性联结、参与社区正式支持的勇气与精力。反之，若流动人口缺乏稳定的聚合型社会资本，连基础生存与情感需求都无法满足，便很难产生参与社区公共生活、拓展跨群体联结的主观意愿。桥接型社会资本为聚合型社会资本注入开放活力，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封闭内卷的负面效应。当流动人口通过跨群体互动培育起桥接型社会资本，获取到政策信息、发展机会等异质性资源后，这些资源会通过同乡网络等非正式支持渠道回馈到同质群体中，既打破了聚合型社会资本的封闭性，也让其从单纯的生存安全网升级为兼具发展功能的互助网络。有受访者描述了这一转化过程：

“以前来往的都是老乡，现在送快递认识的人多了，跟很多本地人也熟了”（20260316F8，访谈记录）

这正是从聚合型社会资本出发，逐步拓展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典型过程。社区工作人员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

“住得久、有长期定居打算的流动人口，既拥有稳定的老乡圈子，也和本地人、社区有来往，融入程度明显更高”（20260305S2，访谈记录）

这充分说明，只有两类社会资本实现良性互补，才能破解结构性失衡的困境，共同为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提供内生动力。

3. 两类社会支持的互动

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并非割裂运作，而是以双类型社会资本为核心纽带，形成了联动补位、双向增效的治理格局。二者的联动效应，影响社会支持体系的整体效能，也是推动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治理关键。从双向互动的核心路径来看，正式支持为非正式支持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制度化平台，弥补了其天然的封闭性局限。社区组织的公共活动、搭建的多元互动平台，既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跨群体邻里互助创造了场景与机会，推动非正式支持突破血缘、地缘的同质性边界；也为流动人口同质群体内的非正式支持提供了规范化指引，避免同乡网络陷入封闭内卷，实现了正式支持对非正式支持的正向引导与赋能。非正式支持为正式支持的落地见效打通了社群传导渠道，解决了其信任壁垒高的问题。流动人口通过同乡网络的聚合型社会资本，完成政策信息传递、社区服务口碑扩散，既降低了

流动人口参与正式支持的心理门槛与戒备心，让正式支持的资源接触目标群体；也通过社群内的信息共享，带动更多流动人口参与社区跨群体互动，推动聚合型社会资本向桥接型社会资本转化。有受访者提到政策信息的获取路径：

“主要是问老乡，谁家孩子上学怎么办手续，大家都会互相传”（20260316F1，访谈记录）

这正是非正式支持为正式支持落地提供社群渠道的重要体现。H社区的实践也印证了二者联动的核心价值。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我们鼓励流动人口参加社区议事会，只要有一个人来了，就能把社区的事情带回去跟老乡讲，影响力慢慢就扩散开了”（20260305S2，访谈记录）

这一过程中，社区议事会的正式支持培育了参与者的桥接型社会资本，而参与者又通过同乡聚合型社会资本，以非正式支持的方式完成信息扩散，既拓宽了正式支持的覆盖范围，也带动了更多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实现了社会支持联动与社会资本优化的双向奔赴。社工机构与社区居委会的分工互补，也是通过完善正式支持体系内部的联动，为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多元培育提供了更全面的支撑，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支持体系的整体效能。

上述研究充分印证了基层治理主体的公共服务供给、治理模式创新，是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资本优化、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实现社区融入的核心驱动力。社会支持体系的运作过程，本质上也是社会资本的培育、转化与优化过程，更是基层行政管理职能落地、社区治理效能释放的过程。这也进一步说明，流动人口社区融入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通过优化社会支持体系、激活社会资本活力，完善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议题。

正式与非正式支持联动成效受流动人口代际、职业异质性约束。代际上，老一辈流动人口依赖同乡非正式网络获取政策信息，新生代主动对接社区正式服务；职业上，流水线工人工时长、参与社区活动少，依靠厂区+同乡传递服务；新业态从业者、随迁老人空余时间多，更易借助正式活动培育桥接资本，不同群体获取正式支持存在明显分化。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社会支持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构建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双类型社会资本-社区融入的分析框架，以东莞市H社区为案例开展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验证了社会资本在社会支持与社区融入之间的核心作用，厘清了差异化的作用路径。正式支持既可以通过巩固聚合型社会资本促进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与心理融入，也能够通过培育桥接型社会资本推动其社会融入；非正式支持主要通过强化聚合型社会资本保障经济融入，同时可通过拓展桥接型社会资本推动社会融入与心理融入。第二，H社区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呈现聚合型偏强、桥接型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特征。聚合型社

会资本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基础生存保障与情感支撑，但其过度依赖易导致社会网络封闭内卷；桥接型社会资本的普遍匮乏，既制约了流动人口的深度社区融入，也反映出基层正式支持的治理效能仍有提升空间。第三，三重互动机制是社会支持向社区融入有效转化的核心动力，贯穿于融入全流程。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的类型匹配、双类型社会资本的转化互补、正式与非正式支持的联动补位，三者形成了互动体系，影响了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质量与效果。第四，基层治理体系的优化，是激活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良性互动、推动流动人口高质量社区融入的核心。社会支持的核心赋能价值，不在于单向的资源给予，而在于通过基层治理创新，实现社会支持向流动人口可持续、结构优化的社会资本的有效转化，最终推动其实现阶梯式社区融入。第五，本研究结论对 ESG 社会维度的治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流动人口社区融入是衡量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的核心指标，优化基层社会支持体系、平衡社会资本结构，是提升城市 ESG 绩效、实现可持续城镇化的关键路径。本研究样本为东莞制造业集聚半城市化社区，结论主要适配同类工业城郊社区，服务业城区、县域集镇等不同业态社区的作用机制存在适用边界。

（二）对策建议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困境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针对 H 社区流动人口社会支持体系与社会资本结构的现状，从社会支持体系优化、社会资本结构平衡、互动机制构建三个层面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以基层公共服务提质为核心，完善标准化社会支持体系

优化正式支持基础供给，打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巩固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基本保障。深化基层放管服改革，简化居住证办理、积分入学、社保医保衔接等事项的办理流程，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推行一站式集成办理，减少流动人口办事的时间与流程成本；创新正式支持方式，强化社会资本培育与社区融合功能，拓宽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制度化渠道；规范引导非正式支持，激活邻里互助活力，形成正式支持的有效补充。基层治理主体应在尊重非正式支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正向引导与规范赋能，充分发挥家庭支持、亲友互助、同乡网络、邻里互动在流动人口生活保障、情感慰藉方面的积极作用，减少同质性网络封闭内卷的负面效应。通过社区平台搭建，引导非正式支持突破血缘、地缘的群体边界，推动同乡内部互助向社区邻里互助延伸，让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形成互补，共同构建全方位的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

2. 以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为抓手，推动双类型社会资本协同发展

规范引导聚合型社会资本，实现非正式支持与基层治理的良性衔接。系统培育桥接型社会资本，搭建多元互动平台，拓宽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治理渠道。努力促进流动人口参与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通过发展社区中介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完善基层社区治理机制，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契机，不断为流动人口搭建参与平台和创造参与条件，协助其实现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增加；推动双类型社会资本的互补，形成赋能社区融入的重要体系。聚合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会资本并非相互替代，而是相互促进、双向赋能的关系。培养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包容，加强居民互动，逐步消除生活逻辑差

异所导致的认知误差和交往隔阂,形成包容友爱的互动空间,使得流动人口两种资本协同增加,进而推动社会融合局面的实现。

3. 以多元联动为核心,建立基层治理联动体系

推动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治理联动,实现制度优势与民间活力的互补。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联动,核心是发挥基层治理主体的制度优势与非正式支持网络的民间活力,形成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治理格局。社区应建立与同乡网络、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定期召开流动人口座谈会、同乡联络员议事会,精准掌握流动人口的需求变化,及时优化服务供给内容;同时依托同乡网络传递政策信息、动员社区参与,拓宽正式支持的传导渠道,降低政策执行的成本与阻力。通过社区搭建的制度化互动平台,为跨群体的邻里互助、非正式支持创造条件,推动非正式支持突破同质性群体的边界,让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形成治理合力,共同服务于流动人口社区融入的核心目标;整合基层治理多方资源,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推行分层分类的精准治理策略,结合代际、职业差异分类投放服务,面向老务工依托同乡联络员送政策,面向新业态青年开放社群活动,依托亲子、老年项目带动家属群体融入。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精细化水平。流动人口的需求具有阶段性和差异性,社会支持策略也应因时制宜、因人而异。对于初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应帮助其解决基本生存需求、建立生活基础;对于居住时间较长、有定居意愿的流动人口,应帮助其拓展社交网络、增强社区认同;对于有孩子的流动人口家庭,应重点提供亲子活动、教育支持等服务,以孩子为纽带促进家庭融入;对于随迁老人,应提供广场舞、兴趣小组等社交平台,帮助其缓解异地生活的孤独感。

【参考文献】

- [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数字化[J].中国信息界,2022,(05):18-19.
- [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
- [3]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33(1):17-29.
- [4]钱晨,张桂金.党建引领下的组织动员与公共参与——基于流动人口社区参与的混合研究[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05):47-60+125-126.
- [5]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06):82-88+206.
- [6]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J].人口研究,2006,(03):87-94.
- [7]胡维芳.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研究现状及其对社区教育的启示[J].青海社会科学,2018,(04):130-134.
- [8]李树茁等.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9]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 [10]Lin 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2001.
- [11]倪赤丹.社会支持理论:社会工作研究的新“范式”[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03):58-65+93.
- [12]Putnam R D, Leonardi R, Nanetti R Y.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